讀書雜志

漢書弟九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張周趙任申屠傳

自卒史

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爲自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自以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

期期

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大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重

言期期劉攽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案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注但云綦極也劉云楚人謂極爲綦未知所據念孫案顏說是也臣期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爲綦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胡三省訓綦爲近尤非

請閒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閒景祐本閒作問宋祁曰閒疑作問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閒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閒

尤好書

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厤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念孫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爲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厤尤邃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厤師古亦無音

見寵

其見寵如是宋祁曰越本無見字念孫案見字葢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酈陸朱婁叔孫傳

然吏

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念孫案吏縣中賢豪殊爲不詞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與監門連讀謂會其爲監門小吏而賢豪皆莫敢役使也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書誤本爲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轂洗起衣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師古曰起衣著衣也念孫案古無謂著衣爲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句攝衣句延食其上坐鄭注士冠禮曰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子戄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爲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傅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人事部一百十五無攝字乃後人以顏本漢書刪之與前所引不合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負處

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念孫案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加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何遽不若漢

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念孫案師古以遽爲迫促非也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距鉅巨又作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

不明淮南人閒篇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史記甘茂傳作何遽叱乎）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釋文曰詎徐本作巨李云詎何也）淮南齊俗篇曰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索隱曰渠音詎古字少假借耳）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豈遽或言庸遽或言寧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爲語詞而非急遽之遽明矣

馬上治

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乎念孫案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四引此竝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

淮南衡山濟北傳

刑

命從者刑之日知錄曰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譌下文大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念孫案說文刑剄也廣雅同案說文荆罰皋也從刀井井亦聲刑剄也從刀幵聲是刑訓為剄與荆罰之荆不同剄刑也是刑與剄同義不必改刑

爲劉、

輦車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念孫案輦車爲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乘車四馬車也、輦車當依史記作輂車、說文輂大車駕馬也、周官鄉師、與其輂輦、鄭注曰、輂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輂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少見輂、故輂譌爲輦、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輂者、今本輂譌爲輦

令復之

吾特告之耳、令復之、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

卽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卽字
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卽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
傳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卽今也餘見
釋詞

不相容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臣瓚
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
之廣而不相容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不相容皆本作
不能相容此歌上四句皆三字下二句皆四字且不能
與尙可對文則能字斷不可少今本正文注文皆無能

字舊正文脫能字而後人并刪注文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無能字則所見本已誤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及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此皆有能字史記同高誘鴻烈解敘亦同又史記集解引瓚注亦有能字

離騷傳

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念孫案傳當爲傅傅與賦古字通皋陶謨敷納以言文紀敷作傳僖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傅使爲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見上文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

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愈欲休

王亦愈欲休念孫案愈讀爲偸故史記作王亦偸欲休言偸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偸欲休二語正相反史記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法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偸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偸充腹而與餓同患也史記蘇秦傳偸作愈韓子難一偸取多獸淮南人閒篇偸作愈是偸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偸字矣

鍛矢　鏃矢

作輣車鍛矢（鍛俗作鍜）漢書攷證曰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念孫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鏃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爲

鏃字形相近而誤也、說見淮南兵略篇、爾雅說矢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士喪禮記作鍭矢、

漸靡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又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紞斷幹漸靡使之然也、念孫案漸讀漸漬之漸、靡與摩同、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摩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曰、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即摩字、古莊子馬蹄篇馬喜則交頸相靡、李頤曰、靡摩也、靡字古讀若摩、故與摩通、說見唐韻正、漸靡即漸摩、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摩

民以謚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前訓爲相隨從後訓爲盡皆失之

蒯伍江息夫傳

接刃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念孫案接讀爲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大徐本譌作刺肉也據小徐本改玉篇廣韻竝作刺入也謂以刃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其其接盛鄭注曰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釋文初洽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云事刃於公之腹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臿與插同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插與接同

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傳與事同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爲交接之接矣

墮肝膽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念孫案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爲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爲毀

數行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念孫案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始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被服冠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宋祁曰、浙本冠字上有衣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禪衣、即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

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衣字

東崖

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嘄古叫字念孫案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曰厓方也是厓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雅涯方也厓涯並與崖通

文三王傳

猥自發舒　猥被以大罪

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念孫案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則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注曰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曰猥頓也頓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曰山水猥至言猝至也

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騶高句驪侯名正有它心此猶即也說見終軍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

賈誼傳

更奏之

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念孫案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秦奏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色尚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

遙增擊而去之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

增擊而去之如淳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增益也竝見文選注師古曰增重也言重擊其羽而高去念孫案如以增爲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福傳曰夫貳鶴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增逝與深退對文是增爲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仞之上高注曰曾猶高也高擧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增爲益顏訓爲重皆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

覽德煇而後下若見細德之險徵則逝高擧而去之也

如訓遥為遠亦失之

來崒

異物來崒孟康曰崒音萃萃聚集也念孫案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也崒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言止於坐隅廣雅崒待也止待逗也逗亦止也（見說文）楚辭天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云萃止也史記崒作集集亦止也（見唐風鴇羽傳晉語注）非聚集之謂

怵迫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訹也迫迫貧

賤而東趨利也師古曰誘訹之訹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念孫案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曰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也趨西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怵爲怵惕明矣

意變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念孫案意讀億萬年之億說文本作意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卽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化齊同失之

好惡積意

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念孫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字本作意或作億文選作好惡積億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經義述聞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盈與逞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意億臆竝與意同

不治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念孫案當作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則又脫能字矣賈子宗首篇作雖堯舜不能無治字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念孫案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賈子同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尚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

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虖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竝與此同賈子作將不恐後人據漢書改之也

迺在

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念孫案在讀爲纔廣韻纔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大僕見馬遺財足又作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什二三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纔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矣賈子藩彊篇正作乃纔二

萬五千戶

制從

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通鑑漢紀六同念孫案制從當爲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竝作莫不從制

病非徒瘇　跛盭

病非徒瘇也又苦跛盭念孫案病非徒瘇當作非徒病瘇病瘇與苦跛盭對文則病字當在瘇字上不當在非徒上賈子大都篇亦誤作病非徒瘇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非

徒病癱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癱也又若跛盩此尤其明證矣下文又云非直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

師古曰跛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盩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攷異曰案說文無跛字小顏讀為蹠恐亦臆說當是跰字之譌說文跰脛肉一曰曲脛讀若逵跰盩謂足脛反戾不便行動念孫案說文跖足下也作蹠者俗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作跛者别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炙聲一也石與炙聲相近石與庶聲亦相近故盜跖或作盜蹠庶與炙聲亦相近故小雅楚茨篇或燔或炙與爲豆孔庶爲韻後漢書郅惲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騖足腫蹠盩是古

有蹠盭之語卽此傳之跋盭師古讀跋爲蹠非臆說也腳掌反戾故曰跋盭賈子大都篇亦作跋盭錢以跋爲踦字之譌非也說文以踦爲曲脛廣雅曰盭曲也是踦盭皆有曲義上旣言踦則下不得復言盭史記漢書之字固有不見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鑿矣

廉愧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念孫案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爲醜字之誤也廉醜卽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棄禮誼捐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竝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

作醜遁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之以辭。高注醜或作恥。莊子讓王篇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呂氏春秋慎人篇恥作醜。韓子說難篇在知節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史記韓非傳恥作醜。燕策雪先王之恥。新序雜事篇恥作醜。淮南脩務篇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亾於己。賈子勸學篇恥作醜。故知此廉愧爲廉醜之誤。

因恬而不知怪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失與泆同。禮樂志作風俗流溢。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念孫案因當爲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見秦策及呂氏春秋審分篇淮南說山篇。注恬而恬然也。古謂然爲而。說見釋詞。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爲急至於俗流泆世壞敗。反恬然不以爲怪也。賈子俗激

篇正作国恬弗知怪、

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莞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莞子愚人也則可莞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念孫案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心者危之之詞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羣書治要引此已誤史記田單傳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

漢書杜欽傳曰小卞之作可爲寒心

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姦人以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念孫案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本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此涉上文君君臣臣而衍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衆信爲句師古曰衆信謂其爲忠信也上不疑惑爲句矣不知此謂衆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以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對上文衆心疑惑而言羣衆卽衆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楚辭七諫曰羣衆成朋賈子俗激篇正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

瞽史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念孫案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襄十四年左傳曰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周語曰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曚誦楚語曰史不失書曚不失誦又賈山傳見下大戴禮記保傅篇作瞽夜誦詩是也盧辯注反以夜爲史之誤失之列女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保傅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視已成事

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念孫案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左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亾杜注言若愛司馬則當亾走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杜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或訓如爲不如者非也說見釋詞言不習爲吏則當視已事以爲法也說苑尊賢篇亦云案往世而視已事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所引亦誤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

智詐之指

開於道術句智諳之指則教之力也念孫案智諳之指本作智諳理之指智讀曰知古字多以智爲知說見管子法法篇與開字相對爲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爲智慧之智則智諳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而不知智諳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並作知義理之指書本賈子皆如是近時盧氏紹弓刻本又刪理字

司寇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念孫案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

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采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曰咸爲南陽太守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也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爲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

本漢書攷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明證矣

而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念孫案死而死耳猶言死則死耳也又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然而猶然則也故文選作然則古者

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

縣屬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爲縣而屬劉濞世曰縣讀如懸念孫案劉音是也淮南主術篇注曰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脩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揵之江

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如淳

曰提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音鉅偃反念孫案揵當爲提字之誤也隸書提字或作捷與揵字相似因誤而爲揵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收功獻捷捷字作捷是其證也士冠禮建柶今本譌作捷柶史記衛世家嗣伯卒子疌伯立邶風譜正義引作建伯蓋從疌從建之字傳寫往往譌溷捷之言接也如淳前說是解揵字故訓爲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爲接後說是也諸書無訓捷爲接者而捷與接同義如淳讀揵爲捷故訓爲接也爾雅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菑于邾婁左氏穀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是捷

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鄭以北者之河者者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陽之地南屬於江也如淳前說訓捷爲立非也淮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爲不詞矣

頤指

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念孫案人之動頤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爲顧顧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頤草書相似因譌而爲頤左思吳都賦搴旗若顧指劉逵注引此傳曰

顧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文顧本亦作頤此亦草書之誤貢禹傳曰家富埶足目指氣使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燕策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顧指並相近

言問其臣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引之曰師古以言爲發言非也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

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此古人謂問爲言之證周官冢人言鸞車象人注曰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大祝言甸人注曰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

者而言問之此言問二字通用之證

財幸　裁察　財擇　財哀　財留神　財覽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念孫案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留計也諸葛豐傳曰唯陛下裁幸佞幸傳曰唯陛下哀憐財幸義竝同也鼂錯傳曰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曰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曰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

李尋傳曰、唯財晉神、反覆覆愚臣之言、言唯陛下少晉神、猶賈誼言願陛下少晉計也、師古以財爲裁量非是、師丹傳曰唯陛下財覽衆心、言唯陛下少覽衆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作纔、李陵傳注曰、財僅也、廣雅曰、菫少也、菫與僅同、

爰盎鼂錯傳

本兵柄

是時絳侯爲大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曰、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

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

遇霜露

如有遇霜露行道死陛下有殺弟名柰何念孫案霜當爲霧霧字說文本作霿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爲霜考史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竝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語意卽本此

不可用

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

念孫案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

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迺以刀決帳句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亾也念孫案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說見史記

金鼓之音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

指非念孫案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正釋指字之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典邊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

材官騶發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蘇音失之矣引之曰訓騶爲

矢則與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爲驟是也驟發謂疾發也字或作趨韓子八說篇貍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趨發騶發竝與驟發同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驟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史記禮書作驟是騶趨竝與驟通也漢紀孝文紀正作材官驟發

積死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積字師古無注念孫案積讀爲漬漬死病死也埶謂地埶也此言邉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

糼也周官蜡氏注引曲禮四足糼者曰漬今本殰作漬注云漬謂相瀸汙而糼也引莊二十年公羊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瘠作瘠何注云瘠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瀸于遂傳曰瀸者何瀸積也瀸積卽漸漬注云瀸之爲糼積糼非一之辭故曰瀸積衆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殰漬積瘠竝字異而義同

相募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念孫案募當爲慕慕民慕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慕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

十作慕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慕

實廣虛　橫術何廣廣兮

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念孫案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爲寬廣虛爲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又武五子傳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薛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案蘇說是也曠曠者虛無

人之貌故下句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廣爲廣大之廣則與下句意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曰廣廣乎其無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

不孽

通關去塞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念孫案廣雅獻疑也獻今作讞獻與孽同聲故字亦相通不疑諸侯即承上句言之如說是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孼諸侯亦謂疑諸侯也

張馮汲鄭傳

外臨廁

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念孫案外臨廁當依史記作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廁與側通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毛傳側亦厓也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隷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似故北誤爲外史記魯仲連傳士無反北之心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字並誤作外

中渭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念孫案劉說襲史記索隱而誤辯見史記

且羿等然以逆順爲基

且羿等然以逆順爲基如淳曰俱从羿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羿之等差念孫案如劉說則下句當删去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爲差若以等爲等差則是且羿差然以逆順爲差也豈其然乎齊曰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念孫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

書亦是差字作甚者字之誤耳

王恬咸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史記恬咸作恬開徐廣曰漢書作啟啟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念孫案史記以避諱作開則漢書作啟明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並作啟此作咸者俗書啟字或作戚因譌而爲咸宋祁反以作咸者爲是謬矣

欲見

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念孫案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即承

此句言之則此句內原有謝字明矣

爲將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删之耳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爲赤子而致固己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曰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大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顏聚

令顏冣代之宋祁曰冣一作最史記索隱亦曰冣漢書作最又廉頗藺相如傳之顏冣趙策作顏最念孫案作最者皆冣之譌也說文冣才句切積也徐鍇曰古以冣物之冣爲冣冣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冣故書傳中冣字皆譌作最隱元年公羊傳會猶冣也何注冣聚也樂記會以聚冣鄭注冣或爲冣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丘徐廣曰冣一作冣周本紀則固有周冣以收齊徐廣曰冣一作冣今諸書冣字皆譌作最此作冣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

河內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竝作河南唯上文河內失火作河內念孫案史記是也蓋河內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旱因發倉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漢書後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

門下

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以貴賤以留門下者宋祁曰門下者邵本無下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下字蓋涉上

文戒門下而行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人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賈鄒枚路傳

比諫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李奇釋公卿比諫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爲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瞽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傳贊曰正諫似直枚傳曰正諫舉郵韓詩外傳曰主有失漢紀敗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曰諫有五一曰正諫

作比諛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氏春秋達鬱篇曰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曰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瞽夜誦詩工誦正諫疑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字也

道諛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念孫案道諛即諂諛之轉聲說見史記越世家

訟

又訟淮南王無大罪。舊本訟作誦。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各本皆依宋說改爲訟。念孫案。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

縣衡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縣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

固非爲平法也下文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念孫案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爲從橫之衡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所連橫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

蹈雍之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流也言狄初

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雍音於龍反念孫案雍讀爲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井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是甕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篇作蹈流之河後人改之也彼言抱甕此言蹈甕義相近也蹈甕之河負石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爲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爲初蹈雍

遂入河皆失之遠矣

情素

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念孫案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爲向故以素爲心所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即此所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傳作情愫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愫集韻曰愫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則素非心所向之謂

荊軻

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始皇

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荊字也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荊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荊軻景祐本無荊字案浙本郭本去荊字云據注無荊字南本徐鍇亦滅荊字念孫案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荊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仲任不信町町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譌固有荊軻滅族之事矣且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爲文則正文內當有荊字若無荊字則應注當云軻荊軻也今直云荊軻爲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原有荊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荊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荊字卽惑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荊字

開忠

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案李說是

法而不譎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卽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卽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法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於義稍迂

勁不足以扞寇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念孫案勁當爲埶字之誤也（俗書埶字作執勁字作勁二形相似）權輕則不足以守國埶弱則不足以扞寇埶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爲埶之譌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

所以爲大王惑

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爲王三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所

以爲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

不知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念孫案知當爲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文同一例不如就陰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文同一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景不離身不知處陰以休景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不知二字正與此同曰否莊子上言不知故下言愚甚若作不如則與下文不合矣此文上言不如故下言景滅迹絕言與其愈走而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

陰而止則景自滅迹自絕也若作不知則义與下文不合矣下文云不如絕薪止火而已若改作不知其可采文選正作不如

南距羌筰之塞

筰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劉攽曰邛筰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筰之塞非念孫案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漢書同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之而關蜀故徼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筰冉駹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

南距羌㑊、正與二傳合、貢父特未之考耳、

方輸錯出

夫漢幷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張晏曰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攷也、師古曰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念孫案方猶竝也、言郡國之貢賦竝輸雜出、運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氾論篇曰、方竝也、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史記宋世家方作竝、荀子正論篇曰、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竝作方、是方與竝同義、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謂竝告無辜也、說見經義述聞 鄉射禮曰、不方足、謂不竝、

足也爾雅曰大夫方舟謂竝兩舟也

所以爲大王樂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而衍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讒惡

與亢從爭見讒惡師古曰惡謂亢從言其短惡之事念孫案師古以惡爲短惡之事非也惡與𧩼同說文𧩼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又烏路切俗作𧬈字通作惡見讒

惡卽見譏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譏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上得之

皋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宋祁曰得之越本無之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得者卽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竝作上得無之字

變化之後　異舊之恩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雋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曰洪祭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本雋誤爲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十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義矣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始受命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念孫案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衍上文云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

周內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念孫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矣今案內讀爲納納者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而言

謂密補其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也鍛鍊而用內之謂鍛鍊其文而用納其隙廣雅曰紩納也又曰納補也論衡程材篇曰納縷之工不能織錦納衲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為納頭矣

漢書弟九

漢書弟十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竇田灌韓傳

矯先帝詔害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義門讀書記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念孫案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史記同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史記同終軍傳張湯劾徐偃

矯制大害法至死皆其證何以害爲衍文蓋未考漢律也

小苛禮

今大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念孫案小苛禮史記作小節苛禮是也此脫節字則文義不完

自上古弗屬

今何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史記作自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念孫案如晉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爲人而顏注

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爲人二字矣史記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爲人

天下之功　功義

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念孫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義公皆爲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漢紀孝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議與義同莊子齊物論篇

有倫有義〔釋文義崔本作議史記留侯世家義不爲漢臣新序善謀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酷吏傳義不受刑漢書並作議〕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對言鄴業緣私恩而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師古曰非有功而侯則功義二字義不相屬矣

逗橈

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案撓字之訓未確〕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愞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念孫案逗當爲迟說文迟

曲行也從辵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乚讀若隱匿

也象迟曲隱蔽形莊子人閒世篇吾行郤曲釋文郤字

書作迟郤曲即迟曲也廣雅云橈迟曲也是橈與迟同

義恢不擊單于輜重而輒罷兵故曰迟橈當斬淮南氾

論篇云介曰屈橈者要斬是也迟與逗字相似世人多

見逗少見迟故迟譌爲逗史記韓長孺傳同逗止也橈曲也二

字各爲一義不得以逗橈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迟故

服云迟音企以企迟聲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

不可通矣應云迟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迟

字之訓若逗字則不得訓爲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

作逗故誤訓爲逗留師古不知逗爲迟之譌反是蘇如而非服應失之矣

至它

於粱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粱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史記至它作郅他索隱曰上音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念孫案至與郅通它古他字壺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

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明矣小司馬以至它為至於他處述非解漢書者不以至它為人姓名徒以郅讀入聲至讀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聲與郅同故字亦相通豳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垤室窒為韻小雅杕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與恤為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宊為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漢書司馬相如傳爰周郅隆文穎曰郅至也郅隆即至隆史漢中人姓人名類多俗字郅至之通亦是也

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念孫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者用亦以也言竇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竝位卿相乃總承竇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為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為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為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

景十三王傳

頃王子

復立頃王子睃弟鄗鄉侯閔為王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念孫案兩浙本是也閔為睃弟則為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令

良下文云並尊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也

淮陽

建累母弟定國爲淮陽侯念孫案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爲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覆我

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念孫案訓覆爲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

帛布單衣

毋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皁布皁布單衣賤者之服也皁與帛字相似因誤爲帛管子輕重戊篇立皁牢衣服件馬今本皁誤作帛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斯爲曲說矣

李廣蘇建傳

將數十騎從

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張晏解將數十騎從云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

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念孫案師古以從爲隨從非也既在大軍前則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下文云李敢從數十騎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爲放縱是也而云放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爲縱兵之縱謂馳擊之也史記作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蓋得其意矣下文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幷與將數十騎從之從同義

不去

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念孫案去當爲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太平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並同

有恨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念孫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惑失道　不爲利惑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念孫案正文注文皆本作或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以字本作或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衞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或史記同又卜式傳不爲利惑字亦本作或宋祁曰一作或故師古曰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又不煩訓釋矣

客遇之

如浞野矦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宋祁曰浙本客作容念孫案客字義不可通衞霍傳但云浞野矦趙

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左王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大子安邦亾入漢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行志遇待也見管子任法篇注寬待之謂不問其沒軍之罪

何以女爲見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爲也念孫案見字當本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爲猶論語言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耳若云何以女爲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見女爲兄弟乎爲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

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爲也

絕不飲食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食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爲之說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飤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禹謨依顏本漢書刪與字）服飾部三（此卷與字未刪）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食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食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作絕不與飲食）

網紡繳

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念孫案結網與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繳漢紀同

某澤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念孫案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爲荒字之誤也隸書荒字或作巟與某相似荒澤卽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荒澤草楚幽穢言天子射鴈得書知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

瞉鳥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孝昭紀正作荒澤

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歿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歾音沒又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本

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荅魏朝訪曰物無也此是讀物爲勿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子京說近之物與歾同說文歾終也或作歿歾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

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歾故猶言歾亾、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爲歾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著節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念孫案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陳禹謨本仍改苦爲著、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

衛青霍去病傳

當云何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念孫案注言處斷其罪則誤以當爲廷尉當之當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條各云何皆謂如何也

三年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宋祁曰三年越本作二年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

本及史記並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漢紀同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

道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邊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念孫案使人先要道邊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邊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詳見史記道卽邊字之

誤而衍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或謂道邊爲路刻尤不成語

渾邪裨王將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念孫案渾邪裨王將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

涉獲

票騎將軍去病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念孫案上文曰涉狐奴又曰涉鈞耆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而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

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是其證

失期

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後票騎期卽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爲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念孫案侯上脫翕字當依史記補翕侯又見武功臣表及匈奴傳史記同

董仲舒傳

裦然

今予大夫裦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張晏曰裦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裦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裦如充耳念孫案裦然者出衆之貌故曰裦然爲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裦毛傳曰裦長也義與裦然爲舉首之裦相近張晏訓裦爲進猶爲近之師古訓爲盛服貌則與爲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衆非嘉其盛服也

桀紂之行

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宋祁曰浙本行下有作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大壞

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

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爲本下文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揆揆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爲大而仲

舒則訓元爲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爲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爲本又訓爲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根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本始也若訓元爲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未以位爲樂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

又盡善也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愈孫案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而亦是矣字、

所謂

凡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善、非所謂積日累久也

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景祐本作非謂積日絫久也通典選舉一通鑑漢紀九竝同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字

子之齒

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理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作予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法較爲整齊春秋繁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如之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念孫案如猶當也說見史記李將軍傳

司馬相如傳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念孫案正文注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插此二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亦後人所加

隆崇律崒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律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崒四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曰詰屈竦起也𥥛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屈作隆崇乃後人不曉注意而妄改之竦起是釋岪鬱二字而隆崇律崒不與焉且𥥛字有音而崒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崒作崋崒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而都賦巖峻崷崒西京賦隆屈崔崒皆有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岪鬱岑崟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崒四字與越本景祐

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鬱崪爲韻不知此三句但以差戲爲韻而首句不入韻也

軼 轊

軼野馬轊騊駼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轊車軸頭也師古曰轊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念孫案軼讀若迭隱九年左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曰軼突也僖三十二年將有西師過軼我釋文竝云軼直結反成十三年迭我殺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迭而訓爲突也轊讀爲躛躛蹋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廣雅曰踶蹋也說文踶躛也躛踶躛也舊本譌作衛也今據踶字注及

牛部躛字注改是躛爲蹋也躛轊二字竝音衞故字亦相通言突野馬而蹋騊駼也上林賦之轊白鹿義與此同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皆上文所云陵狡獸也張訓軼爲過郭訓轊爲軸頭顏謂軸頭衝而殺之案軸頭不能殺獸雖强爲之解而不可通皆非是

揚旌枻

浮文鷁揚旌枻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爲旌建於船上枻拖也史記作揚桂枻集解引韋昭曰枻檝也文選作揚旌栧本作枻李善避太宗諱故改爲栧李善注引郭璞曰栧船舷樹旌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枻韋昭訓枻爲檝是也

桂枻、謂以桂爲檝、猶楚辭言桂櫂兮蘭枻也、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皆相對爲文、旌字隸書或作旌、與桂字相似、枻與拽亦相似、故桂枻譌爲旌拽、張揖謂建旌於船上、而訓拽爲拕、郭璞訓枻爲船舷、而謂樹旌於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

勺藥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韋昭曰、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見文選子虛賦及七發注、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

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文選李善注曰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引之曰師古說非諸家之說皆是也章云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者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曰曆和也從甘厤厤調也曆音甘厤音歷周官遂師注曰曆者適歷疏曰分布希疏得所名爲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爲勺藥揚雄蜀都賦曰乃使有伊之徒調

夫五味甘甛之和，勺藥之醬。論衡譴告篇曰：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稽康聲無哀樂論曰：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張協七命曰：味重九沸，和兼勺藥。皆其證矣。服虔注此賦，列或說云：以勺藥調食。見文選注。蕭該亦云：芍藥，香草，可和食。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勺藥根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不知五味之和，總謂之勺藥，故云勺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言具乎。然且歷詆諸家，妄爲音訓，斯爲謬矣。此賦及蜀都賦之勺藥，皆謂五味之和。毛詩疏引此以證鄭風之勺藥，亦與師古同誤。

赤螭

上林賦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愼云螭山神也字則單作离形若龍子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念孫案呂氏春秋舉難篇龍食乎淸而游乎淸螭食乎淸而游乎濁高注曰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爲龍屬甚明若山神獸形之离則非其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則果爲何物乎

崇山矗矗巃嵸崔巍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念孫案矗矗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巃嵸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矗矗二字而以崇山矗矗爲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巃嵸崔巍嵯峩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巃嵸崔巍而皆無矗矗二字且矗矗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爲後人所加無疑吳都賦之櫹矗森萃蕪城賦之矗似長雲李善皆有音釋而此獨無則本無矗矗二字可知

巖突洞房

夷嵕築堂絫臺增成巖突洞房念孫案突當從史記作穾字之誤也穾突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莊子徐無鬼篇䳺生於穾釋文穾烏弔反郭徒忽反窒

則穴下大淮南地形篇窔生海人今本窔誤作突文選作窔李善引郭璞注曰言於巖窔底爲室潛通臺上也說文窅窔深皃窔與突同巖突洞房皆言其幽深故下句曰類杳眇而無見甘泉賦曰雷鬱律於巖窔兮文選如是楊雄傳作雷鬱律而巖突兮而字突字皆誤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突矣魯靈光殿賦曰巖突洞出逶迤詰屈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爲窔之誤乃曰於巖穴底爲室若齎窔然潛通臺上襲郭注而小變之强爲突字作解斯爲謬矣

娛游往來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

娛音許其反今本娛音許其反娛字作戲此後人所改也後人以娭與許其音不相協而戲字可讀平聲故改娛為戲以準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游戲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娛字乃娭字之譌娭非常見之字故須為之作音若游戲之戲則不須作音矣後人之改甚矣其謬也文選李善注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念孫案娛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娛訓為樂不訓為戲以顏李二說考之則娛為娭字之譌也說文娭戲也玉篇音虛基切虛基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娭光眇視王注曰娭戲也漢書禮樂志神來宴娭師古曰娭戲也娭音許其反音訓正與此同則娛為娭之誤明矣娭卽嬉戲之嬉故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

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下文大人賦吾欲往乎南娭汜監水娭史記竝作嬉又宋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日娭洪興祖曰娭一作娭非是招魂縣人以娭娭一作娛漢書楊雄傳羽獵賦踔天蟜娭澗門五臣本文選娭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娛少見娭故娭字多誤爲娭矣

下磧歷之坻

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音遲念孫案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也坻謂山阪也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阺字或作坻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

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曰坂坻巇嶬而成巘是也文選西京賦右有隴坻之隘李善注引應劭漢書注曰天水有大坂曰隴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見文選注案磧歷疊韻字謂山阪不平磧歷然也師古以磧與沙石同類輒云磧歷沙石之貌望文生義失其本指矣故曰下磧歷之坻坻爲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皆言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厲水乃始言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豕氏豕爲韻非與危爲韻危字古音魚戈反說見史記劉氏危下亦不與坻爲韻也

要褭

羂要褭射封豕念孫案要當依景祐本作騕隸續斥彰

長田君斷碑究屆道叟、跋引漢書絹叟裒、又引注云叟古叟字、今則正文改作叟、又削去注文矣、

族居

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念孫案歌聲可言起、不可言居、師古言聚居非也、居讀爲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錯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錯即舉錯、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舉居古字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

緜藐

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緜藐視遠貌念孫案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緜藐好視貌也方言曰南楚江淮之閒驢瞳子謂之矊郭璞曰言緜邈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矊與緜同義藐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目眇眇兮愁予王注曰眇眇好貌眇與藐同義合言之則曰緜藐方言注作緜邈張衡西京賦曰眳藐流眄一顧傾城薛綜以眳為眉睫之閒失之竝字異而義同

奉幣使　緜使吏

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亾逃抵誅宋祁曰越本使作役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幣之役卽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奉幣以衞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並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傜役吏民是其證

衍溢

沓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念孫案李善本文選衍溢作湓溢注曰張揖曰湓溢也字林匹寸切古漢書爲湓今

爲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溢與顏異也溝洫志河水溢溢師古曰溢踊也崔瑗河隄謁者箴亦曰溢溢滂汩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涉秋霖漉盆溢口漏盆並與溢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鑒於流瀿而鑒於澄水見說山篇許愼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瀿扶園切瀿與溢聲近而義同

銜橜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橜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橜謂車之鉤心

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車鉤心爲橛者說文䡔馬口中橛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爲橛橛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子此與張說小異而皆以爲馬口中橛字或作橛莊子馬蹄篇云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韓子姦劫弒臣篇云無極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云猶無銜橛而禦捍馬也是銜橛皆所以制馬若鉤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云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小畜正義引鄭注云輹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乎當從

張說爲是又王吉傳其樂豈徒衒槪之閒哉義亦與此同

列僊之儒

列僊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爲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史記作列僊之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僊居山澤閒小顏及劉氏竝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僊意不相屬劉顏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隸書傳或作傳儒或作儁二形相似

故傳譌爲偞矣

大行

封禪文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行道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念孫案文說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爲行說見經義述聞周易

巠統理順

巠統理順張揖曰理道也其道和順念孫案理亦順也說文曰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軌迹夷易湛恩庬洪憲度著明巠統理順夷

易皆平也。庬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

卒業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丕大也。念孫案爾雅云。壯大也。壯觀丕業。皆承上皇皇哉斯事言之。則作丕者是也。作卒作本則非其旨矣。隸書丕或作丕本或作夲卒或作卒三者皆相似故丕譌作卒又譌作本。史記正作丕。五臣本文選同。

詩大澤之博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

作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念孫案詩字若訓為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為不詞且字法與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為不類矣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强為此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案導一莖六穗於庖導字訓為禾與詩大澤之博詩字訓為詩賦之詩皆語不成詞且與上下文不類也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記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饒也詩訓志意之志又訓志記之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為詩未發

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是詩訓爲志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爲志記之志也

茲爾

茲爾於舜虞氏以與念孫案爾字於義無取當依史記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今本作爾者亦誤爲尒後人因改爲爾矣淮南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誤作爾說與此同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策詔諸儒

上策詔諸儒制曰念孫案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即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冊之曰制曰即其證

治民之本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念孫案江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亦無民字

得其要

得其要、宋祁曰浙本云得其要術、念孫案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則有術字者是也、羣書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和起

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念孫案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

郡國

兒寬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念孫案千乘郡名非邦名邦字葢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邦字

漢書弟十